



由鲁迅的热情被欺骗说起

■ 宋轩（甘肃）

没有落下，却留下一腔恩怨，谁是谁非？青年以为鲁迅不要他当儿子了，鲁迅认为青年不懂得感恩。究其原因，是人的惯性思维作怪，鲁迅没有看清楚一个人的劣根性。

人的善良固然好。性本善与性本恶的讨论一直存在。存天理，灭人欲，是为后天而说的，说明人欲是一种先天的本能。一个襁褓中的小孩，看到别人拿好吃的就会伸手去夺，拿不到就大哭大闹。自己的好东西别人来抢，他是做死也不会给的，硬抢只会让他大怒光火，除非你拿个东西去交换。这就是人性。

鲁迅对待青年的善意无可厚非，本意是扶持青年发展，可惜用错了地方。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子投拜人家门下，白吃白喝，本该感激涕零，结果却换来一腔怨恨，还自以为是的认为是鲁迅的儿子，就该吃他喝他。这种人本不该交，可惜是鲁迅认错了人。所以善良应该倡导，关键要看清善良的对象。

历史上最有情有义的哥们莫过于三国的刘关张。刘备是一个织履穷小子，虽然有皇室的招牌，但那都是祖上的光荣，到他不过是一个破落户而已。其实像他那样的身份，华夏子孙人人都可具备，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可是刘备特别会来事，靠着几滴眼泪就收缴了张飞辛苦杀猪挣来的万贯家产，

帮他起兵打天下。关羽武功盖世，居然看不上曹操封侯拜相的恩遇，死心塌地跟着这个穷小子，最终身首异处。不过刘备对这两人确实很好，以至于为关羽报仇而夷陵大败，自己也搭上了身家性命。从知遇之交来说，关张选对了主子。而另一个故事却不是这样。楚汉之争时刘邦项羽结拜为异姓兄弟。项羽尊刘邦为兄，扣押吕氏做人质而秋毫未犯，毕恭毕敬伺候着这位异姓嫂嫂。鸿门宴项羽本要杀刘邦，结果顾念兄弟之情，让这个小亭长趁急溜走，气的范增吐血。而刘邦呢？在项羽兵困垓下，指示手下，“得项羽首级者万户侯”，必欲绝之而后快。同样的拜把兄弟，刘关张生死不弃，刘邦欲项羽死而后快。终其因，是因人而异导致的不同后果。如果项羽不把刘邦当兄弟，岂能命丧乌江，虞姬自刎？究起因，是认错了人。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常有报道，老人摔倒学生去扶，结果被老人讹诈说撞了人家，诱发了老人该不该扶的争论。老人摔倒肯定要扶，关键是要扶好人。公交车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本是一种伦理道德，人家不让也无不可厚非。但一些老人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让座，居然出现孕妇没有让座老人大打出手的现象。这说明，你对人的好，长期下去，对方会不感觉到你的好，认为

你应该这样，一旦不做，反而怨气横生，居然结下了私仇，也导致国人不敢扶老人，不愿让座。因为你面对的人可能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的人，与动物何异？没有一个人会给动物让座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鲁迅的情况，反而是漠然置之者成了好人。因为你在冷漠中偶尔热情，对方就会感激涕零，会倍感温暖。长期热情，对方在温柔乡里习惯于舒服，偶尔降点温度，就会头疼感冒，那样他就认为，是你导致了他的感冒，所以生起了仇恨。冬天本是寒冷，偶尔气温回升，人人皆喜。春天阳光明媚，百花争艳，偶尔一点霜冻或沙尘，就会引来“鬼天气”的责骂。这就是鲁迅倒霉的原因。人固然要对人好，固然要抱着诚心待人，关键要分清对谁而为。东郭先生倒霉倒在他错救了狼，农夫和蛇的故事说明蛇是冷血动物，断然不可乱救。仁慈用错了地方，自己也会搭上身家性命。

两只刺猬抱团取暖，远了会冻伤，近了会刺伤，必须保持适度距离，才是最好的相处。如果鲁迅对那个小子没有那么热情，他也就不会把自己当成鲁迅的儿子。他可能对鲁迅感激涕零，主动找事做，帮贴老先生的家用。这样岂不更好？

人世漂流中的时代回响

——宋远升散文印象谈

■ 杨维松（山东）

性。

而与时代的融合是当下散文写作所缺失的。这是文学作者必须肩负起的反映时代气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宋远升带着这份责任和使命记录了《山路那边来的货郎》。货郎，一个时代的产物。货郎打开嗓子的吆喝声仍萦绕耳间，货郎手腕一反一正拨浪鼓的声响依旧回荡在乡村的角角落落，裹着时代的气息，盛开着一段往昔时光。怎能不拨动尘封的记忆？

当我再次以回忆的触角品读《山路那边来的货郎》时，竟为之震颤。之所以让我心灵为之震撼，是因为宋远升善于用近乎白描手法又突破语言平铺直叙的限制，点燃了一代人的记忆。那时因贫穷父母不会给孩子买任何与生存无关的东西，于是宋远升还原了货郎的诱导性消费：“没有钱不要紧啊，就去家里要。你娘不给？你就打滚儿，哪里泥多到哪里打，时间长了你娘就给了。家里没有钱？没钱家里有鸡蛋吗？拿鸡蛋过来换也可以。”这样的

叙述既严谨又活泼、既客观又抒情，无疑和读者之间产生了思想上的碰撞、情感上的共鸣。

宋远升说自己的过去深藏于一本书中。当他用记忆杠杆艰难地撬开这本书时，发现页和页之间存在严重粘连，还存在着断页、少页的现象。如此生动形象的描写怎能不让读者《循着原路回家》？接着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当事人的视角，用内心的相机还原了那个吉林省叫作新立屯的村子中的人和事。然后，他再用文学手法对这些人好事进行剪裁加工润色提炼，形成了一幅幅让人如临其境的立体画面，想起过去、现在和未来，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个人或物都如同河里细碎的泥沙一样，打个水花就会看不见踪影。然而在宋远升看来，这些不见踪影的人和事都应有自己的文字存在。《学一门手艺》记述了父辈都有让后代学一门手艺的想法，因为一旦学会一门手艺就意味着从身上标出一条粗

横线，如同需要强调的词语或者句子那样与每天拼命在地里劳碌的农民区别开来，表达了父辈想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未果的无奈而转向后代的殷切盼望之情。《再见煤矿旧人》讲述了作者寻友的执念，像是揭开一个谜底一样，想看看当年在周村煤矿挖煤的带班班长现在究竟什么样子。书中还记录了那些年挖铁矿石的工友椰子、三叔、发小等人物形象。

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芳华正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乃至消失。正是宋远升用如此具象的思维观察生活，真实地表达生活状态，探索人性更深层的意义，用文学诠释他纪实性写作哲学，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及其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时代风尚、时代审美，构成了既能穿透历史又能抒发情怀，既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俯贴大地，穿行在天地之间的艺术特色。

消磨

■ 李晓刚（广东）

十月逆光归来
日子琐碎
流水依旧
信使与黄叶同时落入尘埃

午夜，会有人从梦里苏醒
间或有灵魂固执地在街头飘荡
不息
窗棂浮动
一则小说躺在纸上静候
我给它写上结局

晒太阳的老人

■ 贾录会（甘肃）

阳光晒着他们
像在晒发霉的种子
这些在黄土里
刨了一辈子梦想的人
和光有着晒透脊梁的亲
年轻时让日头腌咸衣衫
如今自己却依在墙根

他们骨头里还存着
年轻时囤下的光
再等哪天走不动了
靠那点暖和劲把自己焙成陶器
摆在儿女偶尔想起的
那片向阳坡地。阳光
每天都来给他们称重
只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轻了
轻得像要随时跟着光
回到泥土最初的暗处

随着冬天老去的老槐树

■ 马崇裕（宁夏）

雪夜，你亲爱的栖息地
与我们身边等待的事物
成为一个无形的连接
这一地的绿苗在遐想整个冬季
而一棵横卧的老槐树正渐渐老去

孩子的皮球正无可理喻地
遵从雪的轨迹，奔走在
朝阳未至的单行道上
而被大雪阻隔的行人
一步跟着一步观望着
这难得的童趣
城市街道已经没有老槐树了
他们如同父亲早已在院子里等
候着

落日樱桃

■ 张叶君（上海）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
收到刚抵达的新鲜樱桃
它们身上带着水珠，或者伤口
有一些长在一起，就像连体婴儿

我认真地把它们挑选出来
它们看起来格外的熟甜美味

我坐在阳光直射的桌台前
一颗一颗地吃掉
吃掉了满满的一整盘，身体空荡
直到远处山坡上出现了整个落日
除了樱桃，我再没有收到其他
什么了

责任编辑：胡全旺